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民 國 野 史

許金城輯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朝野秘辛
歷史掌故
許金城輯

民國野史

卷首三言兩語

野史也者；爲正史所不記的，拉拉雜雜，花花飄飄。好比一盤葷素炒什錦，一碟豬肝、牛舌、皮蛋、海蜆……十七八樣冷拼盆，實惠抵食有味也。

本冊搜集資料和文字——

有四要：（一）要有趣味的，要讀者仰天哈哈大笑；捧腹呵呵笑；甚至噙的一笑，皮笑肉不笑，作會心的微笑。（二）要有刺激的，要讀者洞悉其奸，拍桌瞪腳，「腦海起火」，有所猛醒，國亂民困，或有補救乎？（三）要政壇趣事，民間怪事；例如張勳復辟趣劇，以及民國一隻奇異毒虫，均特別記述。（四）要民國人海中可歌可泣有生動事蹟，記之；有三分鹹濕妙味，好比我們挖臭腳趾，另有一種味道，非一嗅不可的，記之。平平淡淡，均非本冊着眼點也。

有三不錄：（一）「爲國爲民」「自由」「解放」等魔術作用的不錄。（二）歌功頌德，「我們的領袖」，「英雄」「偉大」，肉麻當有趣的不錄。（三）官冕堂皇的，假仁假義的屁話，不錄。

文以達意爲主，文言白話不論，文筆優拙不計。切忌咬文嚼字，噲哩噲囉，廢話連篇。

茶餘酒後，寬衣解帶，一榻橫陳，讀本冊最得！

許肇基、許金城於港。

目次

卷首三言兩語·····	一
興中會秘辛·····	一
吳繼爲革命犧牲·····	二
紅花崗上忠魂碑·····	四
記女鬥士徐宗漢·····	六
民呼日報與民吁日報·····	七
民立日報人升官·····	九
黃興在革命中戀愛·····	〇
絳衣將軍愚忠·····	三
辛亥預言卅瓣子革命·····	一五
雲南起義蔡松坡唐繼堯·····	一七
唐繼堯逃雲南起義·····	〇
辛亥杭州起義火車頭撞城門·····	二一
蔡元培製造炸彈·····	二四
民國製痕憶六月·····	二六

小姑練兵與北洋軍閥·····	二八
袁世凱智獲國人物·····	二九
袁世凱買弄部下手法·····	三一
筆桿勝鎗桿的一例·····	三五
洪憲橫史秘聞·····	三七
袁世凱求醫·····	三九
籌安六君子·····	三九
八三繁華一夢消·····	四四
保國會變了保皇黨·····	四四
馮國璋——烏龍王·····	四五
趙爾巽與東三省新軍·····	四七
徐世昌被嚇辭總統·····	四八
張勳復辟趣劇·····	四八
棺材店出售新貴衣冠·····	五一
張勳又完蛋了·····	五七
民初都督羣象·····	五八
民初北洋軍閥笑話·····	六一
·····	六二

上海兵工廠之沿革	六四
汽車物語	六七
上海郵話	六九
民初改革幣制史	七三
五四以前一頁內閣變遷	八二
日本廿一條痛史	八五
五四與巴黎和會	八九
軍閥時代的嫖賭	九二
張宗昌求雨法	九四
徐樹錚之大胆	九五
黎元洪和總統印	九六
漢口蔣景樹慘案	九八
民國內戰的一頁	九九
馮玉祥趙宣統出官記	一一一
革命軍德安戰役定大局	一一四
記褚民誼陳公博之死	一一六
劉鎮華妾死案	一二〇

孟恩遠殺妻·····	一一一
宋哲元點名笑話·····	一一二
一盒雪茄烟故事·····	一一三
民國第一個飛機製造人朱家仁·····	一一四
初次飛機失事案在廣州·····	一一八
第一次飛機作戰笑話·····	一二九
申報與粵乃武王韜·····	一三〇
中華一屆內閣僅存王寵惠·····	一三四
梁士詒以牛自比·····	一三五
梅蘭芳第一次到上海·····	一三七
大世界野鷗委員·····	一三八
陳濟棠盛氣倡讀經·····	一四〇
朱五小姐之父朱啓鈴·····	一四一
談陳樹人元旦詩·····	一四三
怪儒畢鴻銘·····	一四四
大漢閣主章太炎·····	一四六
章太炎「在葛錄」·····	一四九

章太炎龍泉寺縱酒罵袁	一五二
章太炎二三軼事	一五三
郁達夫的「快短命」	一五五
蔣元培的婚姻	一五六
林森典守印信	一五七
江東才子楊雲史賣花瓶	一五九
戴季陶信佛	一六一
王湘綺的周媽	一六三
畢倚虹生財大道	一六四
蘇曼殊非日本種	一六四
蘇曼殊醉臥道中	一六五
國人在公教最高地位的趨微祥	一六八
潘光旦與葉德輝	一六九
張國淦棄官	一七〇
近代怪傑黃侃	一七一
吳稚暉「偷來人身」	一七四
吳稚暉爲友報喪笑話	一七七

吳稚暉掃「落葉」	一七九
徐志摩與林長民	一八一
徐志摩陸小曼戀愛軼聞	一八二
梁啟超證婚掃興辭	一八四
羅文幹二三事	一八五
羅文幹之風骨	一八八
羅文幹嗜啤酒	一八九
羅文幹幽靈顯現	一九〇
吳趸人專寫黑幕小說	一九二
叔本華「暗殺」王國維	一九三
平江不肖生趣事	一九四
王一亭	一九五
汪兆銘窮汪兆銘	一九六
刺死孫傳芳的施劍翹女士	一九七
韓復榘之死	一九九
李宗吾之「厚黑學」	二〇二
李宗吾「怕老婆哲學」	二〇四

李宗吾之懸勁	二〇六
張丹斧滿身古玉	二〇七
王同愈不收壽禮	二〇八
「馬騮」胡懷琛	二〇九
崔百越做糊猴王	二一〇
李汝謙招搖	二一一
曾紀芬愛勞動	二一二
齊白石的三知己	二一三
「哲人其萎」爲女人李石岑重曼恬之戀	二一四
胡適趣事	二一八
蔣夢麟閒話「教育出產品」	二二一
徐柏園「笑煞日本小學生」	二二三
張自忠僞裝孝子脫險	二二五
鄒容死後嚇到徐世昌	二二六
陳雷以糞治流氓	二二六
軍長放屁失妻	二二七
熊希齡與張敬堯算賬	二二八

熊希齡在此「一舉」	二二九
樊樊山撞板	二三〇
鹿鍾麟驅逐溥儀	二三一
譚延闓發還余誠格財物	二三一
蔣百里廁所逃生	二三二
康同壁印度尋父	二三三
模型李泥人張倒鈎廢	二三四
黑景寫「腐化記」	二三七
天台山農賣蜜橘	二三八
洋博士柯鳳藻	二三九
楊增華精內功	二四〇
喬大壯刻印葬妻	二四一

興中會秘辛

興中會是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最初組織之革命團體，民國紀元前十八年（即清光緒二十年）孫先生北遊京津，窺清廷虛實，深知清政腐敗，已到無可救藥之田地，非澈底改革，不足挽中國危亡，因即赴檀香山，與友人會商，實行革命，復得其兄之助，開第一次會議于當地卑涉銀行之經理何寬家，此一會議中，決定設立革命團體，并定名為興中會，舉孫先生為會長，是為興中會誕生之始。

計當日誕生興中會之會議出席人為孫先生，何寬，李昌，李祿，劉祥，劉壽，劉卓，曹彩，黃亮，鄧金，程蔚南，鄧蔭南，鍾木賢，黃恢華，宋居仁等十五人。翌年春二月，于香港之士丹頓街設立幹部，新加盟者有楊衢雲，謝纘泰，黃詠商等。

加入興中會者，須要宣誓，其誓詞曰：

「驅除韃虜，恢復中原，創立合衆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鑒察。」

其後同盟會之入會者，亦要宣誓，但其誓詞，已不同興中會時代，已修正為：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失信失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衆處罰。」

大抵興中會時代所標者僅為民族主義，到了同盟會時代，已兼及民權民生，所以其入會誓詞，亦一併加之修改也。

興中會於檀香山組織成立，并推孫先生爲會長後，即發表宣言，此一宣言，孫先生自己執筆起草，宣言之首段有句曰：「堂堂華國，不齒于外邦，濟濟衣冠，被輕于異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宣言中釐定章程十項，臚列爲：

一，會名宜正也。二，宗旨宜明也。三，志向宜定也。四，人員宜得也。五，交友宜擇也。六，在會宜堅也。七，人才宜集也。八，款項宜籌也。九，公所宜設也。十，變通宜善也。

光緒二十六年北京拳亂之際，孫先生及一羣興中會同志，談廣東獨立，并托第三者勸李鴻章參與及玉成此事，李鴻章亦意動，派劉學詢與孫先生會晤，惟李終未有決心，只以滑頭之手段及口吻週旋，答覆謂北京未陷前，未可遽言獨立，請稍候云云。此事乃中變，孫先生因此囑告興中會同志，準備宣言行動，蓋已有悟于革命之成果，須于火花與血中培養出來，不能希冀清廷大臣如李鴻章等協助，坐享其成也。

吳樾爲革命犧牲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六月，清廷爲想消弭革命與收攬人心起見，下詔命令載澤，載瀾，徐世昌，端方，紹英等五人，分赴東西洋各國，考察憲政，作爲準備立憲的表示。吳樾當時深恐清廷真的立憲，影響了革命，於是決計暗殺上述五人。當他們自北京乘火車赴天津，取道放羊時，吳樾携

炸彈登火車，企圖把他們炸斃，不料炸彈因車廂碰撞而爆發，吳氏本人遭受重傷而殉難。這是光緒乙巳八月間的事。

吳樾號孟俠，安徽人，爲銅城名家子。少年時曾習舉業，後入京師大學肄業，大概就在這個時期，讀了不少革命排滿的書籍，遂醉心民族主義，很羨慕孫中山和章太炎，頗想結交他們，但沒法得其門徑。癸卯（光緒廿九年）這年，萬國華在上海狙擊王之春，（當時人們指王之春親俄）事雖不成，但吳樾聽聞這事後，大爲興奮，認爲這是對付賣國賊的最好方法。從此之後，他就想借用暗殺手段，來對待清廷要人。他會著有一文長萬餘言，題爲「暗殺時代」，內裡縷述他初想暗殺慈禧，後來又以鐵良爲對象，（鐵良時任清廷戶部侍郎，奉命南下搜刮民財。）正在這時候，清廷忽又有派遣上述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之舉，於是又轉而計劃暗殺他們。他初時從日本購得短槍，後以短槍火力微弱，斷不能把載澤等五人一舉盡殲，於是改用炸彈，費了許多精神，學會製造炸彈和配置炸藥方法，他便寫下了遺書，把所抱志願，詳告他的未婚妻，然後才來實行他的計劃。

八月二十六這天，載澤等自北京赴天津放洋，當他們在車站登車時，京中王公大臣送行的極爲擁擠，吳樾和他的同學張榕（山東歷城人），同到車上來行事，由張氏僞飾僕人裝，吳氏則自懷炸彈登車。登車後，因人衆多，尙未能把炸彈拋擲，詎料機關車和列車相拍合時，全車突然倒退，車上人多爲之傾側身軀。吳樾的炸彈是撞針式的，這一來，撞針受了壓阻，未及拋擲，便告爆裂。轟然一聲，

吳樾下身被炸成肉醬，登時重傷身死，其旁三人傷斃。五大臣中，載澤、紹英畧受微傷。伍廷芳這時來送行，兩耳亦被震傷。張榕因為站立得很遠，未被波及，他逃歸寓所，把吳樾遺物盡毀，易姓名爲余本強，但後來卒被偵者探獲，置之於獄，一獄吏感其俠義，與之借逃。當時事發之後，清廷大震，下令嚴爲查究，但無人知吳樾爲阿誰。據說，當時曾用藥水浸着吳樾屍體，放在玻璃匣裡，陳列車站內，招求認識他的人，可是始終無應者，沒奈何，只好把他埋葬了。直到後來同盟會把吳樾的遺書，在東京刊登出來，世人始知企圖暗殺五大臣的刺客是吳樾，他的名稱，才大顯於世，因首先起來反對清廷的偽立憲就是他。

吳樾在致未婚妻的遺書上，會說「願子（指其未婚妻）爲羅蘭夫人」，「欲子他年與吾並立銅像」等語。他的未婚妻是否成爲了「羅蘭夫人」？這可不論，他願望立銅像也是未有實現哩！我們真是太對不起吳樾了！然而，從來所謂「烈士」，他們所得到世人的報答，大多數恐怕都是如此。只有聰明的才會享受到革命的福，愚蠢的往往是要爲革命而犧牲的，而且是犧牲了而無報償的！

紅花崗上忠魂碑

廣州東郊除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外，尚有紅花崗四烈士墓，其殉國的壯烈事蹟，可謂先後輝映。四烈士爲溫生才，鍾明光，林冠慈，陳敬岳。溫生才炸滿清官吏李琦將軍，被執遇害；鍾明光炸粵督

龍濟光，被執以火油焚體，及剖腹裂屍。他們行徑的英勇，國人皆知，史冊詳載。

鍾明光字遠標，廣東興寧人，經商南洋，清末投身革命，炸龍濟光被執殉難前，獄中有遺詩云：「一念酬恩願尙遠，卅年心事總堪悲。不才敢擬擎天柱，無處能容立地錐；破國亡家徒有恨，赴湯蹈火義難辭。料應化作啼鵲去，欲報慈烏再世期。」

溫生才烈士的平生，可由矗立在紅花崗上的忠魂碑得知其詳。該碑係民國二十二年，廣東當局爲溫烈士撰事畧，勒石以垂永久，碑文由林直勉所撰。遊紅花崗的人士，以此碑文有革命文獻的價值，多拓取之。茲錄該碑原文如下，以供關心革命歷史者的參考。

「古所謂游俠者，其志行固堪欽重，然只慷慨急人之難，夫奚與于國運，若夫舍生命，除國賊，以促成革命大業，方諸俠者之所爲，個乎遠矣。溫烈士生才，籍粵梅縣之丙村，少年降身儕謀役，尋習藝於南洋怡保，勞瘁不辭，惟深恨清廷無道，爰召帝國主義之壓迫，冀者總理籌倡革命，宜揚主義，有志之士，心焉嚮往，烈士亦其儔也。民國紀元前一年，吾黨再將大舉，惟梗於清吏，而粵水師提督李準，尤其著焉者，吾黨人屢圖殲之，彼輒倖免，烈士憾焉。是歲三月十日，飛機演於燕塘，清吏羣焉往觀，烈士乃懷手槍，俟於東門外茶肆，蓋是地清吏進城所必由也。薄暮騶從至，烈士拔槍前撲，衛卒辟易，卽向輿中連擊三槍，詎斃者非李準，而爲清將軍孚琦，烈士乃向積厚坊從容去，巡警呼侶跡之，遂就擒。浙督張鳴岐鞠之，輒侃侃陳革命大義，初非與韃虜有私仇，抑非爲人所役使，信乎！

斯所以異於嘖嘖流俗之游俠歟？烈士繫獄七日，就義於手戮乎瑋處，越二旬，而七十二烈士隨之喋血殉國，又五閱月，而武昌首義，遐邇風從，民國於焉肇造。昔人于博浪一椎，深致惋歎，惟烈士一舉，即成不世之功。嗚呼，可以瞑目矣，後死者追維前烈，低徊無已，直勉撰文勒石，以詔來茲！」

四烈士殉難之時日不同，黨人爲彰先烈功勳，使後人有所敬仰紀念，乃合葬於紅花崗。又四烈士的遺像，當局以不可復得，乃搜集他們當日在獄中的照片，放而大之，懸掛於觀音山五層樓博物館中，凡遊斯館者，均屢瞻仰四烈士的遺容，雖鐵索鐐鑿，而其忠貞爲國之精神，令人追懷而致崇高的景仰！

記女烈士徐宗漢

青年節，即四十五年前三月二十九日，廣州革命黨人謀攻督署事敗，七十二烈士殉難黃花崗之日也。關於是役史實，記載極多，人皆知之，予今所記，則爲躬與是役之徐宗漢女鬥士也。

宗漢，廣東香山縣人，幼隨父在滬讀書，年十八，適海豐李晉一，生子女各一，結婚數年，李以病去世，宗漢教養遺孤，辛勤備至。民前四五年間，宗漢次姊佩瑤，執教於南洋檳榔嶼華僑學校，約宗漢往助，宗漢因是有南洋之遊。時檳榔嶼初設同盟分會，日宣揚革命主義，宗漢聞而善之，因加入爲會員，助黨人擴張黨務，深資得力。清光緒三十四年回粵，即與港穗同志設機關，運軍械，往來香港

廣州之間，清吏以其女子也，故不之疑。辛亥三月，廣州黨人將舉事，宗漢於河南溪峽，設一機關，頻頻由香港密運槍械炸彈至是處，分發各同志，並於門外張貼大紅對聯，偽飾喜事，故無疑之者。及二十九日晚，攻督署事敗，黃克強指受槍傷，尋至溪峽機關，宗漢爲之裹傷。至四月一日，乃爲克強改裝，親送至哈德安夜輪，相偕赴港。抵港後，克強以指傷過劇，入雅羅氏醫院割治，照例割症，須有親族簽名，宗漢遂從權以妻室名義行之。未幾傷癒出院，即正式與克強結婚，虛名夫婦，竟成事實矣。是後相隨克強革命，無役不從。先後得二子，民五克強逝世，宗漢撫養遺孤，至於成人。

抗戰後，移居重慶，於三十三年三月病逝，享年六十有八。

民呼日報與民吁日報

清末上海報紙，鋒芒最露，讀者最多，而出版時間最短者，爲民呼日報與民吁日報，此兩報皆爲于右任所創辦，今先言民呼日報。先是右任於光緒卅三年與楊篤生等創辦上海神州日報，刊行未及一載，因鄰居失火，全館付之一炬，遂於光緒三十四年秋間，籌辦民呼日報，助之者，有張人傑周柏年諸人。當時右任在上海各報登載啓事云：「鄙人去歲創辦神州報，因火後不支退出，未竟初志，今特發起此報，以爲民請命爲宗旨。大聲疾呼，故曰民呼，闢淫邪而振民氣，亦初創神州之志也。股額定十萬，每股百元，現已招足六萬元。俟機器運到，即宣佈出版日期。」惟以籌措資金不易，至宣統元

年三月二十六日始宣告出版。除右任任社長外，執筆者有戴天仇、吳宗慈、王无生、范光啓、周錫三諸人，對於時政之得失，官僚之腐敗，皆有嚴格批評，名言諷諭，大受世人歡迎。一出版即日銷數萬份，以是招官廳嫉視、遭同業妬忌，日思有以挫折之。於是而有甘肅賑款案之發生，未幾又有安徽鐵路公司朱雲錦指控謾謗名譽，及已故上海道蔡鈞之子國楨指控毀壞其父生前名譽案，相繼而來。租界會審公廳循清吏之請，將右任羈押捕房月餘，至七月二十四日，遂胡亂判決將右任逐出租界。並取消民呼日報之發行權。計自出版至封閉，僅三個月而已。

民呼日報既被封閉，右任志不少懈。是年八月十六日上海各報又載有民呼日報出世廣告，畧謂「本社近將民呼日報機器生財等一律過盤，改名民呼日報。以提倡國民精神，痛陳民生利病，保存國粹，講求實學爲宗旨。仍設上海望平街一百六十號內，即日出版。內容外觀，均擅海內獨一無二之聲價」云云。是報創辦人仍爲右任，助之者有范光啓、景耀月、朱葆康、王无生、周錫三諸人。惟右任以被判逐出租界，不便出面，故以朱葆康爲發行人，范光啓爲社長，且爲避免會審公廳蹂躪故，特在法國領事署註冊，以備不虞。出版後，崇論宏議，可與民呼日報相伯仲。時日人侵畧滿蒙，至爲急迫，舉國人士，靡不痛心疾首，海上各報以攝於威力，咸噤若寒蟬，獨民呼日報不畏強禦，日以危言警惕國人，早爲之備。詎因是爲日人所忌，於是年九月下旬，由駐滬日領事松岡照會蘇松太道蔡乃煌，謂民呼日報言論多臆測煽惑，有碍中日二國邦交，請將該報懲辦，以戒將來。蔡即札飭會審公廳將該報封

禁，並商請駐滬領事團承認。至十月初六日，捕房遂奉命派警將民吁日報封閉，並將主筆范光啓傳訊到案。計自出版至被封，爲時僅五十餘日而已。民呼民吁之被封，實爲蘇報以後清吏勾結租界當局摧殘輿論之另一頁痛史！

民立日報人升官

再談于右任創辦之民立日報。民立日報誕生於清宣統二年九月初九日，卽民吁日報被封後一周年。內容以喚起國民責任心爲宗旨，編輯分論說、批評、紀事、雜錄、圖書五部。先後主筆政者，有景耀月、宋教仁、呂志伊、談善吾、范光啓、王无生、徐血兒等，人才濟濟，堪稱一時之盛。時清廷正倡言預備立憲，國內言論，較爲自由，革命黨人乘此時機，紛赴長江沿岸活動。辛亥黃花崗之役前後，譚人鳳、宋教仁、呂志伊、居正、陳其美、楊玉如等往來滬滬漢各地，均以民立日報爲東道主，是歲中部同盟會成立，參加者亦以民立日報關係人物爲特盛。三月二十九日一役失敗後，民立日報藉此宣傳民族主義，鼓盪革命精神，迭載殉難烈士之嘉言軼事，以激勵國人，遂使全國革命思潮，如火如荼，不可遏止。

自武昌起義成功，民元南京政府成立，民立日報諸賢，多出任要職，于右任任交通部次長，陳其美任滬軍都督，景耀月任教育部次長，呂志伊任司法部次長，宋教仁任法制局長，范光啓任安徽鎮守使。

司令，隴青城、沈綏雲均任司長，社中樞要，爲之一空。迄民二討袁軍失敗，民黨勢力衰頹，該報以不勝袁氏壓迫，遂自動停版。

黃興在革命中戀愛

辛亥革命後，黃興輓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聯云：

七十二健兒酣戰春雲湛碧血

四百兆國子愁看秋雨濕黃花

當日「三·二九」廣州起義，總指揮就是黃興。斯役，是他一生事業最可歌可泣之頁，也是最可喜之頁——他親率黨人，冒死舉事，竭力槍戰，斷了手指，却也因此戀愛，結婚。

昔年同盟會中，黃興地位，僅次於中山先生。他的氣概和儀表相似，魁梧奇偉。從其壯年詠鷹之詩，可以窺見。詠鷹詩云：

「獨立雄無敵，長空萬里風，可憐此鷹傑，豈肯困樊籠？一去渡滄海，高揚摩碧空，秋深霜氣肅，木落萬山空。」

黃氏原名軫，字羅午。第一次長沙舉義失敗，滿清政府懸賞通緝甚緊，因是改名「興」，字克強。早年，他在兩湖書院讀書，後來，到日本東京，進弘文書院。同寓一位好朋友，便是後來擁戴袁

世凱稱帝「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楊字皙子，文墨口才，都很來得，中舉人，赴日留學，和梁啓超等，同爲「立憲派」台柱，與黃興、胡漢民等「革命派」常常筆戰。黃楊同寓，更朝夕舌戰。辯論國事，與繳太好的時候，面紅耳赤，終夜不眠。可是，翌日還是好朋友，大家喝酒去也。

中山先生最初的革命團體是興中會，黃興則與宋教仁、陳天華、劉揆一等，先有華興會的組織。後來兩者合流，成同盟會。

同盟會最動人的傑作，要推「三·二九」廣州之役了。是役策劃良久，統籌部設在香港跑馬地，部長黃興，胡漢民爲秘書課長。

黃興率同志，分批由香港到廣州。起義之時，四路進攻！胡毅生趨大南門，姚雨平攻軍械局，陳炯明攻巡警教練所，而黃興親領一隊，攻最主要之總督衙門。

革命稗史，述當日詳況，何等勇猛。大意：「黃興攻督署中彈，右手斷兩指，途遇防營軍數百，黃且戰且前，以肩撞破一洋貨店門板，從內出兩槍，左右射擊，中防營七八人，防營退却。時指傷血積痛極，乃以凉水冲積血，血水流數丈，冲後自縛以止血。顛沛迷至溪峽機關，各同志悉外出，時已夜九時矣。無何，女同志徐宗漢歸，見狀大驚，而黃指血猶流未止，乃爲再裹。次日趙聲來相見，痛寫未成而同志犧牲者累累，抱頭大哭，黃暈厥，飲以葡萄酒始甦。翌日，黃乘輪赴港，由徐宗漢護送，輪已無房，坐廳中沙發裝睡，徐以身障之。到港，指傷痛不減，日有一指將斷未斷，乃入雅麗氏

醫院割治，照例須親族簽字。徐以妻名義簽字，而實徐之因緣由是結——在革命中戀愛，在戰鬥中戀愛，在苦難中戀愛。

時黃氏三十八歲。

指愈後，赴美洲。武昌革命前，在舊金山籌款，趕返上海。武昌起義，任民軍總指揮，登壇拜將，十分隆重。

當日起義，衆推黎元洪爲都督，因軍心浮動，民心未堅，欲效韓信故事，在武昌閱馬廠築壇，以印信令箭授黃興，軍民觀禮者數千，歡聲如雷。這時，黃氏嚮望，如日月中天。

不過事情并不很如意，民軍守漢陽失利，被迫棄城，黃氏離武漢，赴南京，頗受責難。

各省代表集議南京，組織軍政府，舉黃興爲大元帥，黎元洪副之。他担當大局，那裡有應付軍隊糧餉？寢食俱廢，苦無辦法。倒是兩淮鹽政總理張謇想出個濟急之道，以大生紗廠担保，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三十萬。

不久，清帝遜位，根據約法之政府成立。中山先生被推爲臨時大總統，黎元洪副之，黃興任陸軍總長。

又不久，袁世凱做總統，不肯南下就職，邀中山先生、黃興上北京。黃不信袁的誠意，中山先生說：「不要緊，他不致害我。」到了北京，見袁似乎有心國事，遂致函黃氏，責他也去，黃始上京。

這是他到故都的第一次。都門人士，慕名已久，看看這位魁梧雄健穿西裝戴禮帽的偉人，十分敬重，也十分有趣。

袁世凱解散國會，革命黨人討袁失敗，黃氏遊歐洲。旋返上海。民國五年十月卅一日逝世。享壽僅四十四歲。

時袁世凱雖已死，惟北洋軍人，仍然跋扈。黃氏遺書其子說：「一厥愛兒，努力殺賊。」當其隨中山先生卸南京臨時政府職務返湘途中，在漢口賦詩贈友，裏邊之中，微有傷感：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風歌罷不如歸；驚人事業隨流水，愛我園林向落暉。
入夜魚龍空寂寂，故山猿鶴正依依；蒼茫獨立無端感，時有清風振我衣。」

絳衣將軍愚忠

辛亥後武昌既入革命軍手，南中志士謀響應，時駐南京之軍事領袖三，一新軍統制徐固卿，本同盟會同志，一江防軍統制張勳，一江寧將軍鐵良，均同床而異夢者。江蘇諮議局中立，冀先脫清廷羈絆，議案付表決，僅句容蔣近垣、高淳王家賓兩先生持異議，案以多數通過，特與兩江總督張人駿商行止，張謂蘇政應由蘇人決之，有自退意，而鐵良雖族人，因所部族營至疲弱也，不敢出一詞，寧人土方私自幸。

迨九月十五日，滬、蘇相繼反正，十六日官紳復集議，仍以獨立爲詞，蓋官紳無寸鐵，不敢倡言效滬、蘇也。忽張勳偕江北緝私營統領王有宏來，王厲聲謂：「敢言獨立者，吾必手刃之！」事遂止。次日督署衛隊起義，張調江防軍擊之，衆寡不敵，義軍多死，而徐固卿攻城之軍，亦初戰失利，旋速令蘇、滬各軍圍攻之，王死張走，後張且爲降將軍，惟不去辦，以承眷眷故君之意。

癸丑江寧之役，張率項城命南來，心存私憾，出死力以擊民黨，且縱軍大掠，寧人士至今恨之，迨病死，柯鳳蓀輓以詩云：「可憐廊廡奇男子，百戰終全關下身」。蓋譏其首鼠兩端，進退失據也。王有宏，字錦官，河北天津人，少無賴，俗所謂混混者也。既入營時忽奮志上達，治軍有律，較張軍不可同日語，江寧人士獨立之謀，雖志向不同，但其言殊凜凜，九月十五日，督署衛隊起義未成，城外客軍遂進戰，十七夜，徐寶山軍攻雨花台，王親登陣，命台兵炮擊之，死數百人，徐軍退，而徐固卿之軍亦被張軍擊走，相對旬日，聯軍大包围之勢成，張懼，乃閉城堅守，惟王有宏畧，仍時出城擊之。

一日駐馬高橋門，（在中華門外）正指揮前進，忽爲飛彈所中，傷甚劇，緣王衣絳袍馬褂，爲揚軍官董門基所識，遙擊之，竟傷重不治死。張孤立無助，乃退守徐山，董以是役功升團長，不數日，張狼狽渡江，董在浦口截擊之，張部衆，董竟殉國，揚人士爲徐寶山鑄銅像，其傍立者，卽董也。蔣近垣先生與王係舊識，曾於其談近錄中爲之傳。並詠之云：「獨有錢槍能血戰，最高橋下絕冠纓。」

辛亥預言與辦子革命

當清末宣統初年的時候，曾流行一首「十字清」，謠云：「清受天命，十傳而亡」。查清廷由順治而歷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以迄宣統，確爲十傳。又有宣統拆字謠曰：「日宣三德，歷算三統。」解云：「宣統二字，皆暗合三數，而統字又類絕字。清祚其至宣統而絕乎？」果真宣統三年而革命興了。

按武昌起義之日，當時革命黨人，原約定辛亥年八月十五夜發難，後展期至廿五日，而十七日已事洩，不得已遂於十九日夜起事，是日爲清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即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卒之義旗一舉，各省次第響應，至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於南京，宣統果三年而絕！就是在最古典的預言文獻推背圖上，第三十七象庚子益卦，也寫下了這麼的讖語，說：「漢水茫茫，不統繼統，南北不分，和衷與共。」頌曰：「水清終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內竟無王，半凶還半吉。」真奇怪，這個劃時代的歷史事件，結果竟然如他所料，南北共和告成。

讀者你看，所謂「漢水茫茫」，是指武昌首義之地，「倒戈八月」，是指首義之時。「無王」者，就是帝制廢除之謂。半凶似個「山」字，半吉似個「袁」字，是指孫中山先生以臨時總統繼承宣統之位，又以臨時總統讓與袁氏，故有「不統繼統」之語。這時、地、人三者，不是說得很巧合的嗎？

又宋邵雍梅花詩第八首有句云：「漫天一白漢江秋，憔悴黃花總帶愁」。按此二句指武昌秋季起義時，民軍旗幟多尙白色布旗，內寫「還我自由」等字樣，故曰：「漫天一白漢江秋」。是役首義民軍推定黃興（字克強）爲臨時總司令，與清軍血戰一月，甚爲勞苦，是次乃繼廣州三月廿九之役而發難，故云「憔悴黃花總帶愁」，却也暗切事實，不亦異哉！

及至武昌首義成功以後，第一件與民更始的事，就是剃去豚尾的辮子了。溯自清軍入關，強迫漢人剃頭留辮，那就是前腦袋剃光二寸，後腦袋留長辮子，當時的命令是：「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不少人因此反抗而喪命。漢人迫於無奈，有一首剃頭詩曰：「聞道頭堪剃，何人不剃頭？有頭皆可剃，無剃不成頭。剃自由他剃，頭還是我頭。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不但幽了自己的歌，抑且幽了滿清人之歌。

却不料在二百六十八年之後，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滿清統治終於給推翻了，無數的漢人，都興高彩烈地剪去這條奴隸標誌的辮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選擇吉日，拜祭祖先，然後莊重地剪除，把辮子燒了。更有聯合多人同日剪辮，並燃放爆竹，舉行公議來慶祝的。偏有不少遺老們不肯完全剪去辮子，頭上四周光光，中間祇留下一二寸長的辮根，說是沒有辮根好像沒有耳朵一樣的難看，後來張勳帥復辟，果然弄出了辮子兵的把戲來。

如今清朝垮台已久，連遺老遺少的辮子也沒有遺留的，辛亥革命的成功，總算基本上革掉了辮子

的命，報復了滿人之仇。有一首民謠云：「中華民國，大家拿得。中華民國，大家吃得」。

雲南起義蔡松坡唐繼堯

雲南起義的中心人物，實爲唐繼堯、蔡錕，次則李烈鈞、羅佩金、黃毓成、趙亦新、顧品珍等亦與有力焉。

蔡松坡智勇出衆，機警過人，與李烈鈞之才氣縱橫，不可一世相伯仲。故能逃出虎穴，再到雲南。其與唐繼堯的關係有同學（日本士官），同事（前清十九鎮），同官（滇黔都督）之誼，精神很相契合，蔡離滇前，特薦唐以自代，更有相知之雅，故能不避艱險，慷慨赴義。唐氏對之，不但遠道相迎，而保護亦極周到，見面之日，蔡對唐以下各將領沖口即說：

「真使我喜出望外，你們一切都準備好了，待我如此優禮！」

起義之日，唐即再三以至誠坦白之態度，將「軍都督」一職相讓，而自願出川北征，使蔡感動，至於涕下，而謂：

「我此次來滇，協同羣義，完全爲討袁、爲救國，並非爭權，亦非奪利，若果喧賓奪主，不論理論事實如何，總不足以示天下後世，更何以對滇中父老，深望冀廣（唐字冀廣），鑒此苦衷，無再固辭，並盼總攬全局，統一軍政，勿存客氣，不辭勞怨，獨爲其難，以赴事功。」

唐不得已，乃聘蔡爲第一軍總司令，將所部精兵十分之七屬之於蔡，且約定非有必要，均以咨文行之，唐蔡公忠體國，雍容揖讓，實爲近代軍人之楷模。而外間人士，因真像不明，且受梁啓超及進步黨之宣傳，竟謂唐氏非雲南起義之主動者、甚至上海牟利書賈所編之教科書，亦只言蔡錚在雲南起義，竟將唐繼堯一筆抹煞。究其原因，實以護國當軸，只重事實，不尚宣傳，澈人本質，更爲木訥，專心苦幹，不事鋪張。消息隔絕，儼如世外，同志方面，多未真知。全國民衆，更屬茫然。

或謂蔡氏至雲南後，愆其威望，足以脅唐，其實唐果對蔡絲毫游移，若論交情，則可拒之於國軍之外。當時雲南所有軍隊，完全爲唐氏清一色之心腹部屬，且因蔡離滇後，所有重要將領，自營長以上，幾全更易，與蔡均不發生關係，似無制唐之可能。

或謂蔡氏遺愛在民，有舉足輕重之勢，爲唐所不及，其實蔡氏在滇，雖勸政廉明確有遺愛，然離滇省將近三年，唐氏繼之，勵精圖治，不惟深得衆心，且已主客異勢，蔡之不能爲主管，與李牧之不能爲趙相，如出一轍。更無反唐之可言！其與唐稍有不洽者，不過大洲驛之一二小事，假使蔡氏當年不死，自可水落石出，片言立斷。

當蔡氏在日本病故之後，唐氏曾對雲南各界講話：

「松坡爲國盡瘁，病歿於日本福岡醫院，實爲國家一大損失！……雲南起義，自由雲南人自主之，外間不察，有謂蔡松坡爲主動，余謂被動者，全滇軍民，深抱不平，余與松坡夙共患難，誓同

生死，蔡卽是我，我卽是蔡，蔡松坡果然主動，余亦當然主動，余果被勳，蔡松坡亦當然被勳，一生一死，乃見交情，吾滇對松坡之死，應表示非常之哀悼，是非自有公論，一時之毀譽，不足憑也。」

總之，唐蔡兩氏，胸懷磊落，心地光明，非蔡不能見唐之偉大，非唐不能成蔡氏之豐功。進一步說：欲了解唐繼堯與雲南起義之真相，必先明白唐繼堯在雲南與革命之淵源。

癸丑革命以後，在贛、粵、皖、粵失敗之黨人，無所歸宿，此時滇督爲唐繼堯。皆收容至滇或任要職，或參內幕，或派至講武堂任教官，下級幹部，則設訓練班，革命勢力，已潛滋暗長。

民四秋間，籌安會發生，袁世凱野心暴露，國父曾派呂志伊赴雲南，運動討袁工作。呂志伊至滇後，卽爲袁派偵探所悉，經唐氏授意鄧泰中，楊巖加以保護。呂卽住在鄧公館內。鄧、楊均爲民黨同志，時方手掘精兵，而袁於稱帝前後，卽對唐氏極盡籠絡之能事，曾封唐氏爲一等開武侯，復派其侍從何佩文入滇爲授勳特使。

唐氏沉機應變，態度雍容，內則下最大決心，外則虛與委蛇。十一月三日，曾在其介弟唐繼虞之警衛團本部，召開秘密會議，決定出師之計劃。十二月九日，鄧泰中、楊巖兩支隊，卽藉剿匪爲名，逕向川邊移動。

未幾，蔡鈞、李烈鈞已秘密到海防，香港，卽將應邀抵滇。袁世凱聞訊後，密電蒙自道尹周沅（通步黨人），阿迷縣長張一鵬，相繼暗殺。唐偵知此事，立派其弟繼虞率兵往迎。以資保護，並下令

逮捕，周逃脫，張爲唐氏所殺。十九日蔡鈔乃由唐繼虞迎護至滇，二十一日遂由唐氏召開秘密軍事會議，決定舉義日期。

二十二日夜會由唐氏在光復會主盟宣誓，到會者除蔡鈔外，有李烈鈞、任可澄、羅佩金、張子貞、顧品珍、戴戡、戴翼翹、唐繼虞。王伯羣等三十餘人，歃血宣誓，三呼民國萬歲，其文曰：

「擁護共和，吾輩之責，興師起義，誓滅國賊，成敗利鈍，與同休戚，萬苦千辛，捨命不渝，凡我同人，堅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共鑒！」

由此可知當時起義的中心人物，如唐，如蔡，如李烈鈞等，皆激昂慷慨，忠義憤發，且凡屬宗旨相同來歸者，不問其爲何黨何派，皆兼收並容，一視同仁，故能集中力量，而收衆志成城之效。

唐繼堯述雲南起義

國民黨於二次革命失敗後，領導者國父中山先生亡命日本，在贛、寧、皖、粵的黨員，無所歸宿，於是均先後赴滇，隸屬雲南都督唐繼堯麾下。民國四年秋間，北洋政府乃有籌安會之設，袁世凱的勸國陰謀，已暴露無遺。是年十一月十日，在籌安會導演下的國民代表大會開會，推舉袁世凱爲大總統，將中華民國改爲帝國，以民國五年改爲洪憲元年，此事公佈後，全國譁然，於是激發了十二月廿五日的雲南起義，通電聲討袁世凱。

當時在滇的領導人物唐繼堯，於通電發出後，而派李宗黃代表赴滬，與國民黨策動全局的代表陳英士接洽討袁的步驟，並廣函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報告起義的經過云：「君主肆虐，荼毒人民，我公以旋乾轉坤之手，建熙天耀日之助。革除專制，還我民族，方謂永享共和，與歐美各先進國並駕齊驅，胥世界於文明之域。乃梟雄竊柄，大盜移國，會設謬安，實行帝制，舉國靡靡，誰敢抗顏，繼堯自入同盟會以來，受我公灌輸，始終無二。寧忍以先烈志士艱難締造之共和國家斷送於袁逆之手？用是厲兵秣馬，決與周旋。雲南全省人民，亦復憤慨填膺，誓不與此獍共茲視息。然而地僻民貧，兵單餉薄，雖如長沙子弟，能仗劍以先來，究嫌灑水師干，等孤注之一擲。所幸四方豪傑，雲集響應。先聲所至，鼓舞歡欣。我公澤天一柱，領袖羣倫，紛紛登高一呼，俾衆山之皆應。片言仗義，重九鼎以何殊，除已密函海內外一致進行外，並派李君宗黃駐滬，密與各方面同志相機接洽，或爲楚材之借，或爲蜀鑪之應，或拔戟以共鋤采魁，或解囊而樂輸義粟。總期早除袁逆之大愆，復我民族之自由……」

辛亥杭州起義火車頭撞進城門

辛亥武昌起義，各省響應，參加起義的人，現在還有不少生存的。前上海「神州日報」記者鍾靈玉，是杭州人，他以新聞記者資格，參加了杭州起義。在起義期間的前後，他已經躬親其事了。鍾先生本來在他的日記裡有詳記此事的，後來整理過，發表於「神州日報」。老一輩的報人，大概都讀過

鍾先生述杭州起義的日記的。袁世凱搞帝制時，收買報館，「神州日報」也自毀前途，被收買了，鍾先生反對無效，偕一二同志辭職返杭州。現在鍾先生已七十多歲，前幾年他曾親口對友人某君講過他和一班同志用火車頭撞開杭州城門的壯烈而又有趣味的故事。

武昌起義的消息傳播後，鍾先生和各同志在「神州日報」（在上海山東路）集會，認為浙江在此時起義最適合不過，但是杭州各同志的軍火不足，恐怕起事時不夠應用。因為杭州的駐防將軍，參領，巡撫等已畧有風聲，對新軍大加防備。每一新軍只許配備子彈三枚，這是不夠的。鍾先生和黃興等會商後，便派人向滬軍政府請求撥給在製造局獲得的長槍若干，子彈十五萬發，香烟罐裝炸彈（香烟罐裝炸彈，係上海黨人所製，藏烟罐內，以避人耳目。這種炸彈，因為原料和製造時不充分配合，故施放時爆炸聲很大，可以發火燃燒家屋，不能摧毀堅固的防禦工事；能傷人，但不能立即致人於死。）結果，滬軍政府都督陳英士答應撥給各種短槍，手槍三十支，槍彈九萬發，香烟罐炸彈三百枚。何以發得遺蹤少呢？原來滬軍政府攻下製造局後，雖然得到大批武器，但其他各地區也急於要用，實在不能盡量供應，只得照所求的數量打個七折八扣了。至於長槍一項，因為上海的軍隊尚不敷用，不能撥發。

鍾先生等人領到軍火後，第二個問題就是怎樣把它運到杭州。會議結果，於九月十四日開駛專車，計火車頭一輛，蓬車二輛，午夜在南車站待運。運輸人員推定鍾豐玉，王伯南，汪達安，而以高